

詩語背後

排牙山攬勝

◆江鄰

青峰裸石嘆巍巍 老樹新芽著翠微
懸索待攀危壁上 排牙盡洗野溪歸
回看來路千層綠 相送斜陽一抹輝
腿重膝酸誰可解 但溫小酒兩三杯

據說，排牙山因其太過陡峭不時有人出事，加上山裏的水土動植物資源擁有獨特生態價值，出於安全和保護的需要，沒有被列入「深圳十峰」候選名單。不過，論及風光之奇絕，感受之特別，應不亞於任何一峰，甚至被眾多驢友視為深圳諸峰之最。

排牙山位於龍崗區大鵬鎮，俗稱深圳小華山。此次排牙山之行，讓我們親身感受到了它無緣深圳十峰的兩大原因，而且剛好碰上了佐證。一是風險問題。我們到了山下才得知，前幾天剛有登山者摔下懸崖，那段時間正封山謝客。二是生態問題。我們下山時遇到兩個地質科考隊員，正沿途採集岩石和土壤標本。

當然，對一般登山者來說，兩個理由都不是他們關注的重點。人們之所以去登某一座山，更看重的還是那座山獨特的自然人文風光和登山體驗。

惠州南部與深圳東部交界的大亞灣，三面環山，一面向海，海岸線曲折蜿蜒，而尤以西岸為代表。整個大亞灣西海岸，其實是由深入大鵬半島的兩個內灣相連而成，北為啞鈴灣，南為大鵬澳。兩灣相夾，地勢高聳，形成東西向的狹長半島，如一柄匕首刺破長空，亦如一方駁斗劈平白浪青波。排牙山雄峙其上，置身天海之間，壁立千仞，霸氣十足。

東西橫亘的排牙山，明清時期曾作為惠州府與廣州府的界山，南北兩邊都是鼎鼎有名的存在。北麓啞鈴灣畔的壩光村，是歷史悠久的客家村落。想當年，客家先民從嘉應、龍川、惠陽一路南遷，來到這山清水秀之地，築路築壩，開枝散葉。由於地處偏僻，人跡罕至，這裏仍保留着原始地形地貌。百餘座老宅雖已人去樓空，但基本架構還在，古韻猶存。老宅後面重巒疊嶂，林木茂密，鳥鳴溪澗。300餘株銀葉古樹濱海而生，姿態各異，其中樹齡最長的已達500多年。銀葉樹作為珍稀紅樹林品種，目前僅在日本、印度和中國有生長。

排牙山南麓的大鵬所城，則是深圳「鵬城」的來歷。明朝初年修築的海防要塞大鵬所城，以及同期落成、毗鄰而建的南粵古刹東山寺，都視排牙山為風水靠山。所謂前朱雀後玄武，遠望排牙山，裸石凌空，青蒼綿延，陰森玄冥，確有龜蛇神獸之象。

從壩光村到大鵬所城，或從大鵬所城到壩光村，翻越排牙山都有相當大的難度。並不是因為山高，707米的海拔在深圳諸峰中也不過位列第六，而是因為路險，或茅草叢生，或山岩陡峭，很多路段需手腳並用。最陡處有一面石壁，懸掛粗壯吊索，登山者攀岩上下，頗為驚險。

登頂後，是三面環海的景致，視野極為開闊。東面是大亞灣無敵海景，碧波如鏡，百嶼千姿，輕舟快艇穿梭其間。南眺七娘山，北望大筆架山，三山夾兩水，雲霞明滅，分外生動。不過，山路越發地險峻了，基本無路可走，只有嶙峋怪石兀然隆起，數米之外便是絕壁。由於長年累月受海風侵蝕，山頂無樹，裸石呈銀灰色，酷似一排排巨大的牙齒聳立於海天之間，排牙山由此得名。在這些錯落的石峰間攀爬，山友戲稱「洗牙」，感受十分奇特，難怪登山愛好者把排牙山之行視為發燒級穿越線路。

我們這次走的南北線，即從大鵬所城到壩光村。排牙山並不高，但因為沒有開發，需要先翻越幾個小一些的山頭才能抵達山前，所以整個路程還是比較遠的。並且，沿途岔路極多，最好有專業人士帶路。由於封山，主路不得進入，我們穿過東山寺背後一條布滿荊棘的野徑，幾經周折，才與主路匯合。這就額外耗費不少體力，時間也花得多了。



◆攬勝排牙山頂。作者供圖

下山的路沒有上山陡峭，但坡度仍然很大，由於體力透支，好像比上山更吃力。一路上只顧打理酸軟發痛的雙腿，無心觀賞周圍的景致。只感覺都是在密林裏穿行，繁茂的植被盤根錯節，不知其名的野花點綴其中，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的魅力撲面而來。地質科考隊員就是這時候遇到的。攀談中得知，他們一天要走數十里山路，每隔一定距離收集一些土石，帶回實驗室分析。作為排牙山的常客，他們三五個月就要來一次，動物學家、植物學家也常來這裏採集標本。

臨近海邊，坡度明顯緩了下來，路面也寬了不少。順着山路，一條小溪蜿蜒流淌，潺潺水聲透過灌木叢隱隱傳來，自帶節奏和韻律。溪邊的大樹和石板，顯示出村民生活的痕跡。大夥兒的精神為之一振，肚子也餓了，便加快了步伐。到達停車場，正是夕陽西下時分。這時候，回頭望過去，剛剛走過的山峰起落有致，都讓濃郁的植被覆蓋。一抹餘暉灑向層層疊疊的樹冠，如綠色的雲團鑲上金邊，恣意妝點着這海天交接的妖嬈。

「立秋登山」群通常是不聚餐的，但今天飯點已到，向北兄在七娘山下開了一家客棧，大家便相約前往。溫一壺老酒，切兩盤醬牛肉瀟灑頭，拍幾根黃瓜，歡聲笑語間，所有的酸痛和疲憊，都化作幸福的回味……

從客棧出來，已是夜色籠罩。恰逢農曆正月十五日，一輪滿月升上七娘山婀娜諸峰，夜空清涼，乾乾淨淨。回程路上，輕車如飛，意猶未盡，腦子裏浮現出蘇東坡《一更山吐月》的詩句：「冰輪橫海關，香霧入樓寒。停輦且莫上，照我一杯殘。」

字裏行間

◆黃仲鳴

1950年代澳門謀殺兇手要充軍

吳昊在《孤城記》中說：「偵探小說曾經盛行於五十年代香港，更成為香港通俗文學的重要部分，只可惜從未被重視，給文化界冷落，甚至遭圖書館遺棄，以至滅絕人間，已近全部失傳。」

這番話確令人浩嘆。那時電台還有鍾偉明的單人講述《福爾摩斯探案》，據說聽眾特多，不讓李我的「天空小說」專美。至於偵探刊物，吳昊尋之覓之，亦得不少；否則，他亦無法寫出以上那一段文字。那時，創作偵探小說的作者亦多，如龍驤、王樹、馬博良、劉以鬯等。在上世紀四十年代，高雄已塑造一個司馬伏出來，大寫奇案。這司馬伏，高雄以白話文書寫，不受專家學者青睞，因他們的目光，只注意他署名經紀紀、三蘇的這類三及第文章。

多年前，新加坡大學的容世誠教授，曾示兩期《偵探世界》，喜甚。這類雜誌確少見也，容教授專研戲曲，但對這些通俗文學刊物，亦喜藏之讀之也。

這兩期《偵探世界》分別為第3、6期，是上世紀五十年代初的雜誌，觀之喜甚。何況其中還有劉以鬯，在大寫偵探小

說；除《偵探世界》外，他還在《星島週報》撰寫。他並非愛這類奇案、偵破，而是為稻梁謀也，不得不為之。前時時在這欄已介紹了他的短篇《粉盒》，就是刊登在《偵探世界》第六期。這一期，最可觀的有《澳門中央酒店浴室殺妻案》，標「實事新聞」，作者為「本刊專訪記者黃尼采」，不知何許人也。涉及澳門命案的小說，很少，這篇應是這期的頭條，自是分量非小。

這段新聞是真的。但黃尼采卻以小說的形式寫了出來，有情景，有對話。故事是說有對香港夫婦，感情出了問題，丈夫提議去外地二度蜜月，獲准。於是他們來到澳門，落榻中央酒店，一幕殺妻案於焉發生。審訊之時，轟動這個小小的地方，萬人空巷去聽審。澳門是跟隨葡萄牙，沒有死刑，不過判決卻「別開生面」，充軍31年。28年乃法定，「另3年為法官視案情輕重所增加的」。「充軍」充往何方？黃尼采說，先坐10年監，始發配到葡屬南太平洋澳大利亞附近一個叫帝汶的小島。黃尼采解釋：「充軍活罪，並不一定比死罪好受，因帝汶島苦工服役也非常人所能忍受。」

此案案情不算離奇，判刑才離奇。被告後果如何，那就不得而知了。

《偵探世界》標明：「國際間諜内幕、世界偵探名著、科學探險實錄、犯罪獵奇秘聞」，其中確有不少翻譯力作。

吳昊是否藏有《偵探世界》，不得而知，他文心既慨嘆這類書刊多已湮沒，「如今已無書可尋，無小說可論，甚至連寫書人的真實姓名和背景也苦無資料留存以供參考」，《偵探世界》大多數的作者，其生平資料，亦不可考也。黃尼采是誰？

不過，督印人朱旭華在當年卻是大大有名，電影界中人也。



◆此類雜誌已難尋。作者供圖

粵語講呢啲

◆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

打油詩四則：《口罩二重奏》；《疊埋心水等派錢》；《派錢多都唔夠使》；《好快到佢做一哥》



係咪戴兩個口罩先至夠防護？



老細，禁令延長，冇晒啲容！年尾訂晒啲海鮮，全數送伙記過年喇！



財爺，依加咁嘅環境，派錢喇！呢個課題，我持開放態度！



好快到佢做一哥喇！

《粵語講呢啲》

《口罩二重奏》；《疊埋心水等派錢》；《派錢多都唔夠使》；《好快到佢做一哥》

就來勢洶洶的新冠變種病毒 Omicron，政府專家顧問袁國勇教授表示，市民有必要佩戴兩個口罩以加強防禦。以下一首打油詩的編寫靈感來自各界對建議的看法：

《口罩二重奏》

口罩二重奏 係咪密周周
直覺加防護 長戴氣呼呼

病毒從罅入 安畀至邏輯
聽落好巴閉 有利也有弊

如屬好方案 文獻早已刊
如果係妙方 世衛一早講

聚眾搞亂檔 理應擲去割
乜至係良方 少緊幫到忙

《疊埋心水等派錢》

禁令延長人失望 酒樓食肆最迷惘
婚宴飯局立煞停 夜市全失悶點頂

酒樓積存海上鮮 老細徹夜也難眠
酒吧K房有得開 應該唔覺幾耐

外防輸入有漏洞 各行各業步嚴冬
疊埋心水等派錢 杯水車薪命難延

莫財唯有家中宅 自求多福為上策
出外旅行早化煙 溫馨過年待明年

《派錢多都唔夠使》

一個外防嘅疏忽 平穩市道頓消失
禁令收緊全民苦 講起無不怒呼呼

各行各業受影響 講話聞見棺材香
全民期望有錢派 政黨順勢出嚟囉

派錢多錢起熱議 財爺點會話唔知
有謂應使使當慳 如此謹慎人都難

派三千滄海一粟 界五千咬蔗一線
界一萬最低消費 派幾多都唔夠使

花劍港將張家朗自去年夏天於東京奧運奪金後，再於世界盃巴黎站封王，首奪同級賽事金牌。賽後他的世界排名由第四位跳升至第二位，意味着如他於下一輪國際賽事中取得優異成績，「一哥」應可由他當上了。以下一首打油詩寫下全香港市民對他的期盼：

《好快到佢做一哥》

奧金得主張家朗 世盃開打又封王
花劍舞動有柔剛 對手遇上心慌慌

奧運奪金顯功架 連番得勝有花假
劍壇眾將遭勇挫 好快到佢做一哥

家朗有咁嘅成就 先天後天有得走
毋懼艱辛荆棘途 終踏今天成功路

人紅自然廣告多 好彩技術有生疏
全神貫注毋忘初 才保一哥嘅王座

來鴻

◆張武昌

小溪戀歌

故鄉的村莊狹長，在一個山溝裏延伸，中間有條彎曲的小溪，溪裏有各種魚類及水生動物。春天，雨水增多，溪流也慢慢增大。夏天，孩童經常在那裏嬉水、玩沙、捉魚、蝦、蟹等。秋天，小溪迎接着各種豐收的果實，與農人共同歡慶。冬天，村民逐漸把家裏擺放已久的傢具進行清洗，溪水把農人浮躁的心洗滌乾淨。

清晨，打開土樓房間的木門，山峰樹梢露出金色的「齒輪」，光芒萬丈，迎着慢慢騰空的旭日，一眼就可以看到奔流的小溪。水流衝擊在不規則的石頭上，水花四濺，銀光閃爍，伴隨着有強列節奏感的「嘩，嘩」聲。村婦蹲在小溪兩旁表面稍微平的石塊上洗衣服、青菜、雜物等等，每天如是。溪水清澈透明，非常乾淨。水較淺的地方有許多小沙，村民常用溪沙混拌石灰、黏土，用於粉刷土牆、修補道路。

春天來了，美麗的彩雲在頭頂飄移，時不時像小孩子變臉一樣，灑下一兩陣雨，讓你猝不及防、狼狽不堪。寒冬剛去，早春的溪水依然冰涼。早晨，小溪方向傳來陣陣有節奏的「啪、啪」聲，

恍如敲擊一種特殊的樂器，尋聲望去，噢！原來是一位年約50歲的母親用木槌敲打放在石塊上的濕衣服。

隨著春日逐漸變暖，春意滿溢四方。雜草、樹木悄悄換上新裝，長成一片綠海，果園裏也泛著綠波，地壟上蓋滿茂密的葉子，非常養眼，使人舒心。小溪在春雨的眷顧下，開始邁開步伐，要與村民來一場別開生面的競賽。「你們開始耕耘，我亦進行灌溉」。農作物在溪水的眷顧滋養下，開始茁壯成長。

春天的早晨，臨溪而立，靚麗的身影在水中蕩漾。小鳥高歌，燕子翻飛，牛在遠處哞叫，鴨子在小溪上暢遊。凋零的葉子隨水飄流，溪水帶走失落的一切，迎來美好的開始。水邊的青草如綠絲，在春風中翩翩起舞。小溪旁，一棵棵果樹冒出新芽，在清新的空氣裏伸展枝條，對着陽光露出微笑，向着村民招手致意。春日的溪水像成長中的孩子從高處衝下，發出美妙、清脆的旋律，煥發出青春更加絢麗的光彩，吸引着無數俊男美女。

傍晚，在田間頭頭勞作的農人，肩扛着農具，來到小溪上，把農具泡在水

中。只見他們慢條斯理地點燃一支香煙，坐在一塊石頭上先清洗手腳上的泥巴，然後在小溪旁拔上一把百節草，慢慢將農具逐件清洗乾淨。

進入夏天，春逐漸隱形，樹木更換了形象，小溪也有了雅興，像長大了的孩子，溪邊的水草挺起了腰桿。夏日暴雨頻仍，溪水猛漲，處處呈現精彩的瀑布。地處平緩的溪流在陽光下恍如一條潔白的長帶，銀光閃爍。炎熱的夏天，小溪吸引了眾多小孩，有玩水的、有抓魚的、有打鬧逗樂的，應有盡有。

送夏迎秋，小溪兩岸的果樹也換上了秋裝，結實的果子掛滿枝頭，五顏六色盡在其中。金黃的稻穀布滿田野，微風輕吹，稻浪翻騰。傍晚的小村莊裏，屋頂升起裊裊炊煙。小溪流水亦開始縮步，像邁過壯年的人一樣。小草、樹枝露出了秋的痕迹。

嚴冬來臨，小溪旁邊的雜草開始枯萎，蒼茫花絮飄飛。水流變成了一條彎曲的線條，露出了大片石林。小朋友喜歡在石頭上捉迷藏、玩遊戲、曬太陽。寒風吹來，樹木顫抖，落葉紛飛，冰霜遍地，小溪悄然沉默，等待新輪迴。

生活點滴

◆魏以進

堰塘裏的飛揚

頭敲擊冰面，看冰層有無反應，若顫動劇烈，則迅速撤退；若波瀾不驚，則可乘勝追擊。那天颳起了風，氣溫低得像在賭氣，我們一行四個小夥伴，找來兩塊方方正正的木板，在木板上分別裝上兩個軸承，作滑輪用。

膽大的墩哥先上，他長得瘦，腿長，動作又靈活，還特別會游水。他上去試了沒危險，我們才大膽到塘面上放浪放飛，尋找冬天的隨意和抒懷。他兩隻腳分別站在兩塊木板上，搖一搖身子，冰面紋絲不動，就完全站直了身體往前一衝，木板就像雪橇一樣呼嘯着溜向了對面。開路先鋒旗開得勝，極大地增強了我們的信心，一個個躍躍欲試，體驗和感受冰上運動的樂趣。那時我們還不知道「運動」一詞，只是覺得好玩，猶如水上蛟龍，一不留神，就拋開了束縛與煩惱。第二個上去的是有些胖的東亮，他一上去，滑板好像晃了一下，我們趕緊後退了幾步。偏偏他又是一個不安心的人，喜歡四處亂動，搞得我們心裏怦怦跳。儘管心存疑慮，倒也一帆風順，一眨眼就到了對岸，然而樂極生悲，就在他要踏上堰堤的一刹那，他腳下的冰面裂開一條縫，咔嚓一聲，嚇得我們差點暈過去。好在有驚無險，他迅速跳上了堰堤，像猴子一樣敏捷。

吸取前兩次的教訓，第三個上去的是明生。他搬起滑板上上下下仔細檢查了一遍，才小心翼翼地站了上去。事情往往是這樣，越是小心就越容易節外生枝，他剛一上去就摔倒在冰上，像個糖葫蘆滾了一圈，惹得我們哈哈大笑。就在我們笑得彎下了腰時，他居然如皮球一樣咕咕咚咚轉眼就滾到了對面，讓我們全都傻了眼。他自己也沒有想到會以這種方式收場，效果還出奇地好。

我是膽子最小的，最後亮相。儘管迫不及待，可連站都不敢站起來，只好膽戰心驚地蹲在滑板上一步一步地往前溜。到了堰塘中間時，我還望了幾眼冰面，想跳上去來一個前滾翻，可惜膽小，收回了念頭，一步一挨地蹣跚了堰塘，一點水都沒沾到。有了第一次的嘗試，後來我們都有了經驗，越滑越順暢，真有幾分冰雪運動健將的風采。在那饑饉的年代，能有這樣一處冰雪運動的簡易場所，還真是給了我們意想不到的快樂與放飛。滑過多次之後，我們不再膽小，也不再拘謹，只要有機會，就會毫不猶豫地滾上前去體驗和感受一次。當年堰塘裏的冰雪之旅，在我童年的成長歷程中功不可沒，或許正是有了堰塘裏的飛揚，人生的道路才越走越順暢。